

07 在电梯里巧遇意中人

感人的浪漫
虐心的纠结



今天加班，我离开单位的时候，等电梯的人只有我自己。我身体很疲惫，思想却很狂野，幻想着宋翊也在加班，我们在电梯里偶遇，虽然没有下雨，不过电梯出了故障，我们被困在里面一整夜，该发生的事和不该发生的事都可以发生……

这时，电梯门打开了，我和电梯里的人视线相碰的那一刻，都愣住了，我呆呆地看着对方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我立即发问，又觉得很礼貌，赶紧补充了一句，

“我打电话给你，打算把借你的钱还给你，可你的手机一直打不通，说是不在服务区。”

他反问我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我得意扬扬地说：“我现在在这里上班。”话一出口，我才反应过来有问题，立即很心虚地问，“你怎么在这里？找朋友？你是经常来还是偶尔来？”

“我也在这里工作。”他很简单地回答，我却觉得整个电梯在旋转，发了一会儿呆，才突然想起我还欠他钱，便一边掏钱一边盘算着怎么说。

“那个，那个，其实那天我告诉你我在W工作是在骗你，我没在那里工作，我也不叫Freya，我叫Armanda。你只当那天什么都没听见，如何？我请你吃饭……”

电梯停了，好像有一个人走了进来。我没有心思理会，满脑子想着如何封住此人的口，否则让公司听到风声，我肯定会被炒鱿鱼，并且从此被烙下骗子的印记，在北京的金融圈里恐怕就混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乱改简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尤其是在大公司，捏造虚假履历，后果更加严重。

我把两张百元大钞递给他，慌乱地说：“我请你吃饭，你想吃什么都行，鱼翅、燕窝、鲍鱼，就是把我炖了都行，只要你当作什么都不知道

就行。”

他伸出手来，我正要抬手，却看见他的手越过我，与另一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。我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刚回来？”

“下午的飞机。”

“辛苦了！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刚才说了什么？我呆呆地捏着两百元钱，盯着自己的手指尖，觉得自己的手在颤抖，真想掐死自己。

他在收回手的同时，顺便从我手里接过了钱，而我仍盯着自己的手发呆。电梯里，大家很诡异地沉默着。我日夜思念的人就在我身旁站着，我竟然连抬头看他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曾经想过多次的浪漫搭讪，现在全忘了，我只知道自己刚才又在说蠢话，而他正好听到了。

这世上除了在小学课本里，还能到哪里找心灵纯美的人？即使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，仙蒂瑞拉也要南瓜车、公主裙、水晶鞋，等道具准备齐全了，才能让王子注意到她。你试试让灰姑娘穿着她的灰衣服、提着脏扫帚去见王子，看王子会不会留意她。可见，即使童话世界，也知道外在的虚华是多么重要，可为什么我从小到大，向他展示的总是我狼狈不堪的一面？

无数次，我期盼着他能留意我、记住我，可这一刻，我又开始祈祷他没有看见我，压根儿无视我，最好彻底失忆。神啊！请给我一个更得体的初遇吧！

电梯到底层了，宋翊第一个走出电梯，我也下意识地走出电梯，跟着他走出玻璃门，被街灯一映，我立即清醒了，便停住了脚步。

大楼外夜色已深，华灯齐放，好一派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景象，而我只能目送他的身影在五彩霓虹中远去。

回头时，我发现另一个男人也准备离开，便立即狂追：“喂，喂！站住，站住！”

他的心情似乎很不好，皱着眉头。我有些呆，张了张嘴，鼓足勇气说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……”

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对吧？”

我赶紧点头：“OK！OK！”

他盯着我不吭声，我反应过来，立即沉默地远离他，迅速向地铁站的方向走去，身后传来若有若无的声音：“加班过9点，打车费用可报销。”

我立即回头笑道：“谢谢……”看他瞪着我，我又立即转过头，专心找计程车。

(摘自《最美的时光》桐华 著)

02

我的童年生活

好爸爸造就好女儿



有人说，看看你的童年，物质清贫、挨打受骂，太凄苦了，想必你回忆起童年就会鼻子发酸吧？

其实不然，每每回忆起童年，我便会想起那些快乐玩耍的美好时光。因此，我几乎很少对人说起自己童年的苦，尤其是跟孩子说到童年，我总是忍不住滔滔不绝地对她讲我的童年趣事，儿时的伙伴、做过的游戏、发自内心的欢笑，更是常常在梦中萦绕……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放学后的黄昏是一天中最美好的玩耍时光。我将书包往家里的炕上一扔就溜出

了门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聚到一起，春天玩扔沙包、推铁环、踢毽子，夏天去河里抓鱼摸虾，秋天到广阔的田野里捕鸟，躲到麦堆里捉迷藏。冬天好玩的游戏就更多了，坐雪橇、甩陀螺、打雪仗、堆雪人……几乎每天都要玩到星星露头，各家门口出现母亲的身影，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去。

星期天、假期，我要帮家里干农活。上小学时，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挖猪草、拾牛粪、搂柴火。猪草自然用来喂猪，牛粪卖了换回买笔和本子的钱，柴火则用于生火做饭。干活虽累，却不乏乐趣。挎着篮子与伙伴一起去地里挖猪草，你追我赶，边干活边唱着半生不熟的儿歌，任务完成了就找个地方逮蚂蚱、捕蝴蝶、捉蜻蜓，直玩得一身土一身汗，才挎着篮子回家。拾牛粪就更有意思了，几个人一起沿田间地头搜寻牛粪，发现目标总要争抢一番。有时，为了抢先拾到牛粪，几个人扛着铁锹，紧紧跟在牛的屁股后面，盼着老牛快点儿拉大便。

最开心的时光是过年，因为年前年后有好吃好喝的，还能收到几毛压岁钱。大年夜，我们向着长辈喊一声“过年好”，再磕一个响头。整个正月里，村子的大街小巷都回

响着孩子们的欢笑声。直到现在，我仍喜欢过年，每到快过年时，无论离家有多远，我总要急着赶回去。牵引我脚步的除了亲情，还有对过年的快乐回忆。

童年里的乐事太多了，数也数不完。它就像一条小河流淌在心底，像一首小夜曲回荡在胸间……

女儿出生后，每当有朋友问我：“你妻子是什么地方的人呀？”“你夫人从事什么工作？”我就正色道：“你问我哪个妻子？”对方一般情况下都会十分惊讶地看着我：“天呀，你有多少妻子（夫人）呀？”于是，我开始扳着手指头数：1、2、3……

第一个走进我生活的异性，是一个会写诗的女孩，或许是在爱情方面不成熟，我们彼此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，婚姻经过短暂的美丽之后，我们就分手了。

第二个与我生活关系密切的女孩是我的校友，也是我的学生，在1994年我到陕西师范大学进修时，她是中文系学生，后来参加了由我主讲的“演讲口才·公关礼仪”培训班，由此走到了一起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们携手走过了10年时光，还有了活泼可爱的女儿，实现了我当父亲的夙愿，她就是范秦国一（乳名依依）的母亲。

由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和后来

情感上的挫折，我有很长时间是独身闯天下，但一直对做父亲充满了向往。为了抒发自己对做父亲的渴望之情，我曾经写过一篇《好想有个儿子》的文章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小生命的渴盼。可那时连女朋友都没有，何谈孩子呀，只能想想而已。

这个梦想后来在古都西安开了花、结了果。

从幼年、少年到青年，从东北老家到南国再到西部，我一直漂泊不定。1996年秋，而立之年的我来到古都西安，在西北政法学院租了一间教室，为西安南郊的大学生举办“演讲口才·公关礼仪”培训班，以换取微薄酬度日。

当时，我在西北政法学院附近的东小寨租了一间民房，既没有电话，也没有电脑，连那时较为流行的传呼机也无力购买。因担心回老家待产的妻子有事找不到我，我只好写信把住处附近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号码告诉了她。

日历翻到1996年10月21日，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，却是让我梦想成真的日子，因为这一天我的孩子来到人世，我终于做父亲了。

(摘自《做父亲的幸福——好爸爸造就好女儿》东子 著)